

不愧王侯

我就想，如果有
一本文学史，完全
是由八卦趣闻组成，应该
是很有意思的吧。

最早的书衣出现在
一八三二年，但几十年
里没人留意这张纸，也不把它当作
书的一部分，无论是读者买来书，或图书馆员拿
到书，通常都一扔了之。因为早期的书衣就是一张
纸，上面不印文字也没图案。

爱德华·纽顿说得很实在，藏书家的乐趣来自：
亲睹某册目录上登出与自己已拥有的某部藏书
版本相同。

艾柯真正想讽刺的在后面，那个时候与古董市
场的老传统不同，值钱的是那些没有作者签名的
“无手迹珍藏本”。

启功说，董其昌慷慨为人当面挥洒的，是书法方面；至于绘画，则
是采取秘密行动的，所谓秘密行动，当然就是请人代笔。那么，董
画中究竟有多少是他亲笔画的呢？

孙犁先生常常把纸裁成大小不等的小条，兴之所至，就写一阵，
存在书桌上的大瓷瓶里，有人索取，就随手取出一张，或让友人自己挑，
再题上款并钤印。

不愧三餐

陆灏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不愧三餐 / 陆灏著.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086-1790-9

I. ①不… II. ①陆… III.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52724 号

不愧三餐

著 者: 陆 灏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承 印 者: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32 印 张: 8 字 数: 128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1790-9

定 价: 5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刷、装订问题, 本公司负责调换。

服务热线: 400-600-8099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目 录

001	不可靠回忆
009	“蜀”非国号
012	再谈“蜀”非国号
014	建安二十六年
016	左将军·豫州牧
018	镇北将军不是小角色
020	《睢阳五老图》补充
027	《寒食帖》递藏中的一个环节
030	书画寄存当铺
032	秦桧墨迹
035	“三十三宋”旁证

037	“记以存考”
039	董其昌毁了多少字画
041	影响的焦虑
043	傅青主“未脱松雪习气”
045	一仿再仿《秋山图》
047	沈曾植绘事
051	民国初年琉璃厂
053	郑孝胥润笔收入
055	有民国字样的不写
057	补说丰子恺润格
060	张伯驹的一篇佚文
062	惠孝同卖画
064	孙伯绳逸事
066	耕堂写字
071	“明人学晋人字”

074	张充和临《兰亭》
076	“临帖不可有我在”
078	李越缦书门联
080	互看日记
082	删改日记
084	喂养费
086	真赏难逢
088	苦雨斋的元旦
091	饮屠苏吃杂煮
093	在兄弟间穿梭
095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097	钱玄同骂人
099	钱鲁交恶

102	钱黄吵架
105	朱希祖那把大胡子
107	物价和书价
109	“法国淫妇”北大讲演
111	山格夫人在中国
113	一个女人有两千个鸡蛋
115	杨步伟开饭店
117	萧恩是小五还是小七
119	“一元会”论字
121	瞿安季刚大闹酒席
125	何年方免借书痴
127	“语丝”由来
130	一日能写多少字
132	未学而质美
134	王以中之死

136	迺兹府
138	百家姓之外
140	王颂蔚遗稿
143	顾颉刚摸骨
145	院士选举内幕
147	困难时期的几份菜单
149	卢芹斋·夏鼐·陈梦家
152	诸老生计皆甚窘
154	施蛰存与苏雪林见面例证
158	这样的父子关系
160	陈约不幸读者幸
162	“行书从此入，不患误入歧途也”
164	“有特别形象，则非正宗”
166	“从此入手，渐追汉隶”

168	听课笔记
170	关于掌故
172	再说掌故
174	“野翰林”
176	升官图
178	聂云台揭发瞿兑之
180	“‘唱衰’一切反动派”
182	“X太太”
184	《董小宛》风波
186	蒹葭楼诗
190	“黄书”何以被抄
192	卸了重负似的
194	“自喜老夫脑力未衰”
196	不如淡然处之的好

198	做平儿那样的人
200	初版
203	孤本
205	签名
207	书衣
209	书目
211	书价
213	童书
215	第一人称
218	冒牌绅士
220	为谍报而谍报
222	流言蜚语般的揣测
225	卡罗尔和插图画家
227	蛇鲨之猎

231	E. 莫尔斯
233	用典
235	吴兴华欣赏的侦探小说
238	英国式谋杀
241	克里斯蒂小说里的中国元素
243	后记

不可靠回忆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文汇读书周报》当编辑。一九九二年秋天去北京拜访钱锺书先生，钱先生说，《读书周报》很精彩，可以看到年轻人的互相吹捧，老人的不可靠回忆。

“老人的不可靠回忆”，可能就包括这年二月二十二日《读书周报》上吴德铎的一篇文章《也谈傅雷的误译》。文章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据傅雷说，杨绛女士曾经介绍杨必女士向傅雷学习翻译的技巧，杨必女士译的第一本书《剥削世家》，傅雷可能出过些力，可是等到

《名利场》出版后，傅雷经过认真校读后，在和朋友谈翻译时，竭力推荐这个译本，公开肯定杨必女士后来居上，“我（傅自称）不及她”。60年代后凡是向傅雷请教翻译的，答复几乎都是：请将《名利场》的原书与译文对照细读，便可曲尽其妙，不必问我，我不及她，后来居上……。相信凡是那时与傅雷有过这方面接触的都可以证明，傅雷当年确实是这样想、这样说和这样做的。

几天后，我与钱先生通了电话，钱先生主动提到这篇文章，认为吴文讲得完全不对。他说杨必有问题只会向他请教，怎么会去请教傅雷呢？电话那端，杨绛先生也抢着说话，两人历数傅雷种种不是，说傅雷脾气很坏，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个老编辑骂得大哭。之前我早已读过杨先生写的《〈傅译传记五种〉代序》，傅雷在杨先生笔下，和在钱先生、杨先生口中，真是判若两人。我就请杨先生写封信给我们更正一下。杨先生当天就写了，《读书周报》三月二十一日在同一版以“杨绛先生来信”为题刊出，全文如下：

文汇读书周报编辑部：

1992年2月22日贵报载吴德铎先生《也谈傅雷误译》一文，提及我与杨必，想是误传。我从未像文中记傅雷自说的“介绍杨必女士向傅雷学习翻译的技巧”。杨必译《剥削世家》“傅雷可能出过些力”一语，缺乏事实根据。傅雷专攻法语；杨必专攻英语，所译《剥削世家》和《名利场》皆英文经典。她有疑难便来信向我们询问。特此奉闻，即颂编安。

杨绛

二月二十六日

最近，杨绛“点烦”本《名利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尚未上市，先读到杨先生的“前言”，只说“杨必在钱锺书指导下翻译的《名利场》”，当然只字不提傅雷。

多年后，读到傅雷五十年代初写给宋奇的信（《傅雷全集》第二十卷，辽宁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十二月），多次提到杨必翻译和出版《剥削世家》和《名利场》的

事。一九五一年九月十四日的信中说：“《贝姨》那个丛书（叫做文学译林），巴金与西禾非常重视，迄今只收我跟杨绛二人的。……倒是我竭力想推你跟杨必二人。”一九五三年二月七日的信谈得更为详细：

最近杨必译的一本 Maria Edgeworth *Rackrent*（译名《剥削世家》——是锺书定的）由我交给平明，性质与《小癞子》相仿，为自叙体小说。分量也只有四万余字。……平明初办时，巴金约西禾合编一个丛书，叫做“文学译林”，条件很严。至今只收了杨绛姊妹各一本，余下的是我的巴尔扎克与《克里斯朵夫》。……杨必译的《剥削世家》初稿被锺书夫妇评为不忠实，太自由，故从头再译了一遍，又经他们夫妇校阅，最后我又把译文略为润色。现在成绩不下于《小癞子》。杨必现在由我鼓励，正动手萨克雷的 *Vanity Fair*，仍由我不时看看译稿，提提意见。杨必文笔很活，但翻译究竟是另外一套功夫，也得替她搞点才行。

如果我们相信杨先生说的“傅雷的认真，也和他的

严肃一样，常表现出一个十足地道的傅雷”，“他对所有的朋友都一片至诚”，那傅雷是绝对不会向宋奇“吹牛”的，信里所说向巴金竭力推荐杨必，为杨必把《剥削世家》的“译文略为润色”并“交给平明”，《名利场》“不时看看译稿，提提意见”，应该都是事实。那么，吴德铎文章里“杨必女士译的第一本书《剥削世家》，傅雷可能出过些力”，并非“缺乏事实根据”。

杨先生在信中说，吴文提到她曾“介绍杨必女士向傅雷学习翻译的技巧”，是“误传”，“缺乏事实根据”。在《记杨必》一文中，杨先生确实只承认过“傅雷鼓励她（杨必）翻译”，“傅雷以翻译家的经验，劝杨必不要翻名家小说，该翻译大作家的名著”。在这篇回忆文章中，杨先生倒是说“傅雷曾请杨必教傅聪英文”，而这件事，傅雷当时给宋奇的信里却没有提及。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五日给宋奇的信说：“他（傅聪）现在仍想弄音乐。我想给他找 Mrs. Paci（即 Paci 的太太），把他荒疏的 technique 先恢复了再说。其次沈知白现在住得很近，想叫他去学乐理、和声。英文归我自己。”至少到那时，傅聪的英文是傅雷自己教的。傅雷还写过一篇《傅聪的成长》（《傅雷全集》第十八卷），其中说：“除了琴，那个时期他还另跟老师念英国文学”，可能后来是请了杨

必教傅聪英国文学。

钱先生和杨先生在电话里提到傅雷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位老编辑骂得大哭，我记得是说赵少侯。这件事，杨先生在《〈傅译传记五种〉代序》中也说过：

一九五四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讨论翻译，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这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

杨先生没有说“一位老翻译家”是谁，应该就是赵少侯，既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也是老翻译家。杨先生在《记我的翻译》一文中曾提到他：“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法文责编是赵少侯。一般译者和责编往往因提意见而闹别扭，我和赵少侯却成了朋友。因为他的修改未